

書叢藝文隊部

有辦法

柳寒作
李世勇作曲

3
26

西野政治部宣傳部編
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出版

有辦法

(三幕十場)

時間：一九四九年秋

地點：豫西新解放區

人物：李排長——解放軍排長
趙副指導員——解放軍副政指

老王——農民

王老婆——王妻

小劉——通訊員

老張——積極分子

張老頭——張父

姜虎——土匪

吳寡婦——姜虎之好友

四——匪大隊長

第一幕

第一場（前奏曲）接

婆：（唱一曲）老頭子去開會，未見回轉，倒叫我掛在心間，這年頭鬧土匪，兵慌馬亂，想起我兒子，我老淚不乾。

（白）咳！我兒子叫土匪殺了一年多了，這個冤仇那天才能報啊！聽說現在來了一支隊伍，來打土匪，打閻四這個土匪頭子，早就『怕』起來了，到那兒去打牠哪！這個解放軍也不知是個什麼隊伍，來了四五天，這莊只住了三個人，也奇怪，還沒聽說這些兵，捉小雞、要大洋，就是光開會，不知是個什麼事情，我老頭子一清早就開會去了，怎麼還沒回來？這個兵慌馬亂的年頭，真急死人，（出外探望忽見王）說着你你就回來了，你怎麼開了一早晨會，也不回來吃飯呀？

王：這不回來了嗎？

婆：開的什麼會？

王：好了，好了，姜虎捉着了。

婆：那個姜虎？

王：就是閻四那個護兵，還有那個姜虎？

婆：吳家寡婦那個拐漢子呀？

王：那不還是你表姪女嗎？

婆：怎麼捉的，誰捉的？

王：家去講，怎麼在大門外就絮絮叨叨的問這個問那個的？

婆：哎喲！提起閻四這個仇人，我就牙根癢癢。真是的，怎麼好在大街上議論這些事，快家去，快家去！（關門）到底怎麼回事呀？

王：剛才不是開會嗎？是解放軍一個同志演說，叫各莊戶都要明白，解放軍是老百姓的軍隊，這回來剿匪，若不把土匪剿完，決不收兵！

婆：這個隊伍是老百姓的嗎？

王：你聽呀，誰家窩藏土匪，趕快報告，當土匪的要……要『登記』。

婆：怎麼登記？

王：就是到隊伍上去備備案。

婆：當老匪害了人，備備案就行嗎？

王：是啊！解放軍那個同志把姜虎提出來，叫大家認，誰敢說他一個字，也沒說他好的，也沒說他壞的。

婆：他跟閻四當護兵，壞事還能做少了嗎？就問他閻四藏在那裏，他一定知道。

王：這誰敢說。

婆：咳！閻四、閻四，我把你這狠心狗肺的壞蛋呀！（唱二曲）

罵聲閻四心太狠，大土匪大惡霸，放火殺人，去年殺了我娃子，提起這事我好傷心！

(白)哎喲，咱孩子這個仇可那天能報啊？從前，閻四有錢有勢當大隊長，還當鎮長，多威風，這回一打敗了，他可就毛起來啦！大概是『蠟燭頭不高算』，可不知道這個解放軍能不能制得了他。王：這個解放軍可就是挺不錯，說話和氣，他們說不打人，不罵人，替老百姓辦事，他們還說有寬的報寬，有仇的報仇。

婆：報仇？咱這個仇，他也能給報嗎？王：也許能，我想去我他們謹，你看怎麼樣？婆：要找這些兵幹什麼？別惹事了。王：好像不要緊似的，他們開口老鄉，閉口老鄉，挺親熱的。

婆：不要緊？咱們娃子不是因為前年來了什麼八路軍，他一心一意想幹八路軍，八路軍走了，閻四就說他『私通八路』，就把他殺了。

王：我聽說這個解放軍，就是八路軍，來了四五天，好像挺規矩的，這事他或許能給咱們做主。

婆：別想三想四的了，留着你那條老命吧，誰知道是什麼隊伍，一個說壞了，叫土匪知道，還不打黑槍呀！

王：那咱娃子的冤仇可怎麼報呀？婆：等着吧！等着看看，這班隊伍到底怎麼樣？『出頭的魚先落網』哪！咱這冤仇忍了一年，再忍一忍吧。

王：姜虎捉着了，這可是個好機會，解放軍也不知道他是閻四的護兵呀！剛才大夥都在那兒，誰敢說哪！我去告訴他們去，從他嘴裏一問，閻四就找出來了。

婆：哎呀！可不能去，你不要命了！

王：報仇要緊哪！

婆：就你要報仇，我還不知道報仇嗎？時候不到呀！你就越老越糊塗，以後有事我出去張羅張羅去，你在家裏老老實實的爬着，咱們家裏和閻四有冤仇，外面風聲可不小啊！

王：你個婦道人家能張羅什麼？

婆：快吃飯吧！你別絮道了！（擺飯，王吃）

吳：（唱第三曲）聽說姜虎被捉住，叫我心裏也擔驚，這裏問，那裏聽，不知道有沒有俺的事情？

（白）姜虎昨晚上沒回來吃飯，我就擔心，剛才聽說姜虎叫解放軍捉住了，誰不知道他是閻四的護兵，他又常上我家去，我又給他做了三四天飯，我這不會多管閒事嗎？我每次給他一罐子飯他一天就吃光了？是不是閻四和他在一起？他也沒說，這若連累着俺怎麼辦？我到王家表叔那兒去打聽打聽風聲，剛才解放軍開會，我也沒敢去，我可看見王老頭在那兒他一定知道。對，去問問他，（走）到了，（叫門）表叔，表嬸，開門哪？

王婆：誰？

吳：我呀，你表姪女呀！

婆：啊！吳家表姪女呀（互遞眼色走去開門）表姪女快進來坐坐，大清早來有事嗎？

吳：我吃了這頓飯，下頓就沒米下鍋了，我想來借點米呀。

婆：俺家也是沒有糧了，就等着趕集啦，前天借給你半斗米，你一個人兩三天就吃完了嗎？

吳：吃……吃，沒有吃完，還有，還有一點點兒。

王：表姪女你沒吃飯，來，一起吃點。

吳：俺吃過早飯了，表叔你吃吧！你怎麼才吃早飯呢？

王：剛才保長叫我開會去了。

吳：（急問）開什麼會呀？

婆：（攔住話頭）他個老頭子，什麼會，他也不知道呀？

王：（故意地）也不知道是什麼會，開了半天，就光看見一個解放軍押着姜虎，另一個就演講，

吳：講些什麼？（急問）。

婆：他個老東西，還知道講個什麼？

王：我也沒有聽清楚，就是（故意的）聽他說：當土匪不好。

婆：什麼土匪土匪的，你老老實實的吃飯吧！表姪女，你別問他啦！他老糊塗啦。

吳：不要緊呀，表叔說說吧！

王：我也沒聽說別個。（吃飯）

婆：（拉吳）叫他吃飯吧！咱到裏屋啦啦吧。（進）

第二場（間奏曲）接

李：（挑水上，唱三曲）

軍隊又是工作隊，剿滅土匪反惡霸，此地股匪都消滅了，收繳匪槍把散匪捉。（放下水桶稍休息）

（白）我，老李，在人民解放軍裏當排長，我們的部隊奉上級命令，在這一帶剿匪，現在股匪都消滅了，我們團裏組織了一個工作隊，抽調了四十多個幹部，我和我們的趙副指導員，分在這王家溝來做羣衆工作，副指導員真有辦法，來了幾天，就找上了一個姓張的積極分子，他叫我來找這家姓王的，據他調查說，這姓王的兒子被土匪殺了。我這是大閨女出門子，第一回做羣衆工作，到了這村子人地兩生，兩眼漆黑，真不知道從那裏下手，副指導員教給我從幫助勞動中去接近羣衆。我挑這擔水，就是想借個機會去認識認識他，時間不早了，快走啊！

（唱四曲）老王家兒子死的冤，惡霸土匪真兇殘，挑水穩走來的快，來到王家破門前。

（打門）開門，開門！

王：誰？（婆、吳上，急將飯菜送內，婆出開門，吳時常從屋裏探頭外望）哦！老總，有什麼事？

李：老大娘！聽說你家人手不多，我來幫你擔兩擔水。

婆：不敢當，不敢當。（沒阻攔住，李已進入）

李：水缸在那裏？（李出，婆隨送）老大娘，我們解放軍有個規矩，挑水就得擔滿缸，你別關門，馬上第二擔就到。

婆：不，不，老總，實在擔當不起，我家有人，自己能挑，這一擔就夠了，謝謝，謝謝。

李：老大娘，你不要關門呀，我這是給你擔水，又不是來向你借錢，何必這麼推推送送的。

婆：老總……（焦急，想推李，又不敢）

李：不要叫老總，叫同志。

婆：老總，同志，我們實在擔當不起。

李：你越是想推出去，我還越走不了。（把擔杖放在地上）來，老大娘，你也不必着急，推也推不出去，我也不是來擔你的，就是來打聽打聽你，聽說你兒子叫土匪殺了，真有這麼回事嗎？

婆：（驚）沒有，沒有，我只有一個孩子，才十五歲，這不還在家裏？我們沒有……沒有叫土匪殺，殺了的……（吳試探走出）

李：（怒站起來）你這人真不識抬舉，我來好心好意的給你挑水，你向外推，我來打聽你兒子怎麼死的，好給你報仇，你連這事都不承認了，你怎麼的，誠心和我打別扭嗎？

婆：老總，不敢不敢，我們那敢，不過，我家裏沒有被害的，我什麼事情也不知道，你要打聽，到別處去吧！

吳：表姨哪，你對這位同志講講吧！（故意地）

婆：表姪女，我家有什麼事，你還不知道麼，我家那有叫

人殺了的，沒有嗎，沒有嗎！

李：這位大嫂子，你可知道誰殺了她兒子嗎？

吳：同志呀，俺可不知道。

李：不要緊，知道你就說吧！我們解放軍就是給老百姓伸冤報仇的！

吳：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俺可不知道，你問俺表嬌吧，表嬌哪！我走啦。

婆：表姪女，你回來坐坐吧。

吳：不坐了，不坐了，我家裏有事呀，你和這個同志啦啦吧。
（有威脅的口吻）

婆：（被刺着一樣）俺家裏也有事呀，老總，同志，我家裏有事呀。

（關門急入內）

李：（敲門）老大娘，老大娘（無應者，又對另方面）大嫂，大嫂，唉！

（唱第四曲）這個老婆真頑固，明明精細她裝糊塗，此地百姓真落後，不值得爲他來服務（擔起水桶）（欲下）

（白）這些老百姓真是死腦筋，我們爲人民服務，可就不值得爲他們服務。

趙：（帶通訊員押土匪姜虎上）三排長，你跟誰上這麼大的火？

李：副指導員呀！我跟這姓王的老婆子，你不說要我來爭取她嗎？這些人真頑固腦筋，我擔水給她，她向外推，我問她兒子怎麼死的？她說她家沒有被害的。

你說氣人不氣人？

趙：大概是你態度不好，她有點害怕吧？

李：是不是，我是細聲細氣的和她說話，別看咱大老粗，在部隊教育落後分子的時候，可學了一套說話和氣的本領，我絕對沒動態度，主要的是這裏的老百姓頑固，你看，這些土匪，（指姜）叫他們登記自首，他就是不來，非得捉着才算事，副指導員！這個傢伙從那兒捉的？

趙：他叫姜虎，他自己說他在土匪裏當兵，藏在東山根裏，是積極分子報告的，清早晨我們倆人才去搜出來，又召開了一個羣衆大會，叫大家回去發動土匪登記。

李：你這個傢伙，怎麼不來自首登記？還在山溝裏躲着幹什麼？你還想拉起來再幹嗎？

姜：同志：我是害怕，不懂的解放軍的政策，怕出來你們砍頭，槍斃，你們放了我，我再幹土匪就不是人做的，我幹土匪也是被他們抓去的。我就是離這裏五里路姜家嶺人，這三里五村誰不認識我，不信，你問問他們，誰不知道我姜虎是個好人。

趙：好人，好人就該給老百姓幹點好事。

姜：同志，你們有什麼事情，儘管吩咐，只要我能幹的，我豁上腦袋也去幹。

趙：那末，老李！你先問問他有沒有槍，我過去調查點材料。

李：好，交給我吧！小劉，你把糧送給咱住的對門老鄉家，早借早還再借不難。（小劉擔水桶下）咱們先在這裏

歇歇吧？這水井真遠，擔一擔水壓出一身汗。

姜：同志，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？能放了我嗎？我確實是個好人。

李：你是好人，就會放你的，不過，可要看你坦白的澈底不澈底。

姜：怎麼個坦白法？

李：就是報告你的槍藏在那裏？你們土匪頭子藏在那裏？這就叫坦白。

姜：我怎麼能知道呢？

李：你是真不知道，還是假裝的？我告訴你，你如果說說實話，我們寬大你，就能放你，這就是寬大政策。（此時老王頭暗暗開門探頭聽他們對話）毛主席說過麼，首惡必辦，脅從不問，立功受獎。（唱五曲）你要把槍全交出，馬上就可以放了你，快快說來快快講，匪槍到底在那裏？

（白）你說，你們的槍都藏在那裏？

姜：同志，我實在是不知道，我若是知道怎麼敢不說呢？實在是不知道。

李：你真不知道？

姜：真是不知道，一點都不知道。

李：（自語）這可怎麼辦？這傢伙就是個『不知道』。

（又問）姜虎，你要『耍死狗』麼？我可不吃這一套。

姜：同志，我可不是『耍死狗』，不知道，你叫我說什麼？

李：（唱六曲）今天的事情不順利，遇到兩個頑固的，那

一家連門都不讓進，這個也是頑固到底，老李越說越
急，連說：「真想把軍閥主機。」

(白)你這小子，非揍你兩下，你是不說。(欲動手，小劉上)

劉：三排長，上級不是說不准打人嗎？

李：(接唱) 上級說是不准打人，好人不打打壞人，

(打姜) 你說不說？(又打) 到底說不說？

姜：說，說，同志饒了我吧，我說，我說。

李：(不打了) 快說，槍藏在那裏？

姜：我的槍插在這個村東頭，那個沒人住的院子裏，我領你去起。

李：真是賤骨頭，說好的你不聽，一打就出來了。

姜：同志：是因為我怕說出槍來，你還不放我。

李：坦白的澈底就放你，少廢話，領我去。(帶姜後小劉下)

王：(開門出唱七曲) 看見捉住了狗腿子，不由老漢喜在心，他跟閻四當護兵，順着瓜蔓就能搜着根。

(白) 他一定知道閻四的下落，我的大仇這可要報了。(少停) 可是剛才那位同志說拿出槍來就放了他，不好，我得趕快去告訴他。(欲去)

婆：(上) 不行哪！假若閻四知道，我們告訴他，那咱全家的性命就難保了。

王：那怎麼辦呢？(唱八曲) 左思右想犯憂愁，要想報告，又怕出頭，(低頭想) 低頭想出一主意，寫個字

條向裏丟。

(白)若是把姜虎放了，可糟了，你又不讓報告，那就怎麼辦呢？我家去寫個黑呈子，丟到莊東頭小院裏，他們不是在那裏起槍嗎？

婆：這個辦法也不好呀，叫人看見怎麼辦？

王：不會的，扔了就走，誰會看見。

婆：可要小心哪。(坐下)

第三場

(李劉押姜上，唱七曲)

李：押着土匪來起槍，不覺來到村頭上。

姜：(接唱)我只知道這一支槍，交了槍請你們把我放。

(白)來到了，就是這個小院子裏，(同進院)就是在這屋角上，我的一支三八式，就埋在這裏。(指示地方，小劉以鐵錐挖之，果拿出一支槍)。

(音樂效果，配音曲)。

李：(唱九曲)果然挖出一支槍，這個傢伙有名堂，還要問來還要審，澈底坦白才將你放！

(白)你既然知道一支槍，必然還知道你們隊上那些槍藏在什麼地方，快全部說出來，不然還是不能寬大你。

姜：同志，你不是剛才說，我報告出槍來，就放我嗎？我確實就是知道這一條槍，這支槍是我使的，你們求打我們的時候，我們閻隊長下命令：各人的槍，各人藏起來，不准交給他們，他說：誰若交了槍，將來砍腦袋，我這是冒着性命把槍交出來，你還不相信我。同志，難道我還把你心挖出來給你看嗎！同志，饒了我吧，我實實在在是不知道了，各人的槍各人藏的，我怎麼能知道呢？

李：(自語)這個傢伙說的倒像不知道了。不行，別上他

的當！（對姜）喂！你別心裏想不開，你們的隊長不是捉住了，就是跑遠了，他那敢回來，你只要老實把槍交出，就算你立了功，當然放你，你絕對不只一支槍。

（曲上首：王張戰鬥）

姜：同志，我一個當兵的能有幾支槍？
李：我不管當兵的，還是當官的，既然我捉着你，就得朝你要槍，快說，不然還得揍你。（王張戰鬥）

姜：同志，我實在是不知道了。（王張戰鬥）

李：剛才你也說不知道，可是揍了兩巴掌，你就知道了，可見你還是肉皮發癢，非多揍兩下不可。（王張戰鬥）

姜：打死我也找不出槍呀！
劉：三排長，還是得打，一打就打出槍來了。（王張戰鬥）

李：（對劉）打人這事可不對呀！上級再三說不准打人，這是軍閥主義呵。（王張戰鬥）

劉：你不是剛才說，不打好人還不打壞人嗎？（王張戰鬥）

李：那是氣頭上的話。（王張戰鬥）

姜：我所知道的槍，也就是這些了，實在再也不知道了。（王張戰鬥）

李：（對劉）大概他是不知道了。（忽然外面丟進一個石頭）
劉：什麼東西？（急拾起）用紙包的石頭（拾起交李看）

李：（揭紙）快出去看看是誰扔的（小劉下）（唸）小民……什麼請查拿……匪首……閻四，務……要……

斷王歸案，以，一伸血海冤仇，這是什麼意思？誰叫閻四？